

我们也去潮一把

章慧敏

朋友约我去太古里，我不假思索地回复：不去。朋友问是不是去过了？我回答：没有。朋友再问，既然没去过，那为啥不去看看呢？

是啊，为啥拒绝呢？前段时间，时常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出太古里里巷交错的建筑照片，从开业的第一天起，那里就成了阿姨爷叔的打卡地。照片中还有不少阿姨拖着拉杆箱来换装摆POSE，让我不由自主地跳出了一个网络热词：“中年少女”。

照片还没看够呢，阿姨爷叔的奔放便引来了一些人的吐槽：有说商场被老年人“占领”了，年轻人不进去了；有说扎堆来的阿姨爷叔只拍照不消费，连中午饭都是自带便当解决，商场要蚀本了……或

许，这些不屑也“酸”到了我这个阿姨，我估计自己去后也不太可能购物，又何必被人小瞧了。

静下心来，觉得自己拒绝得有点矫情。消费与不消费本就属于个人行为，银发族不是不懂消费，而是商场里的高档货品并非他们所需，干嘛要掏钱做冤大头呢？我有一位已是银行VIP客户的熟人，平时只到便利店去喝一杯现磨咖啡，就是不肯踏进星爸爸的门。他的消费观是吃实惠、买实惠，货比三家不吃亏。我看他那天在朋友圈里晒照片的同时还大加赞赏商场里有免费提供的冷热开水。他把这个细节提高到了一个高度：“一件小事体现了商家的智慧，这也是上海对老年人的态度……”我猜他

我的家乡江苏海门，沿江靠海，沟河交织。老家门口向南不足百米，就有一条小横河，寂寂无名，但在我心里却有着深刻的记忆。从记事起，这条小横河弯弯曲曲连通着界牌河和八匡河，东西两端人居较多，中间人烟稀少，两岸芦苇丛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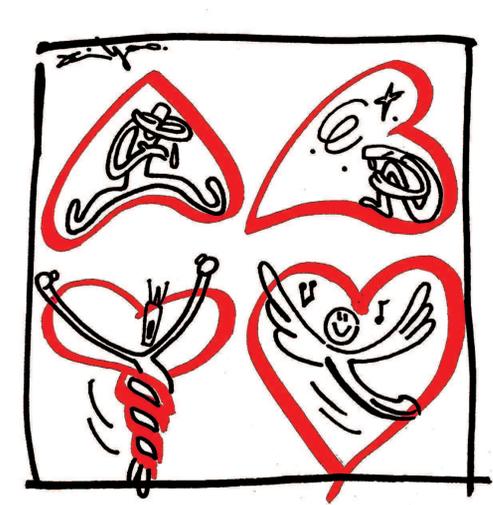
上世纪70年代，冬季兴修水利，开挖小横河，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场面壮观。劳动者衣着单薄，在冰天寒的污泥中大多数人赤脚干活。早晨他们带了黄玉米粉煮的饭，先放我家。母亲和善，人缘好，中午，她总是烧一把柴火，温热他们的饭，并炒了家里的大头菜盐齏，给他们拌饭。因为一身泥巴，他们就弄一把干稻草坐在屋檐下吃，母亲把凳子让他们坐，我们只能站着吃饭，母亲就这样教育我们善待别人！夏天来临，开挖后的小横河成了少时的天堂，我们在小河里学会了游泳，也学会了捞河蚌、捉螃蟹。玩的时候常常忘了吃饭，母亲就到河边找我，但从不打骂，只说我要晒成“走油和尚”了。

上中学时，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不起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学习负担和日常开销，开始种植韭菜，经过春、夏、秋三季的精耕细作，冬季的韭菜才值钱。那时没有暖气，气温都在零下，上午刨开冻土，把韭菜挖出，午后敲开冰封的小河，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清洗，母亲的手红肿，冻裂了，钻心的疼痛从不诉说，一根根韭菜都是心血凝结的金丝银线！刮风下雪都不停歇，这样的日子持续二十多年。母亲用勤劳勇敢的双手养育了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家乡变化很大，小横河依然流淌，母亲的恩情依旧浓烈。每次回家，母亲总会到小横河边守候，离开时总会殷切地送到路口，满眼的关怀和温暖，让我心里塞满了不舍和想念。

由于疫情防控，这两年很少回家，思念亦深，可天不遂人愿！九月知道母亲病痛，立即就医，肿瘤已侵犯母亲身体，如晴空霹雳！在上海医院尽力救治，希望能减轻母亲病痛，延续生命！可母亲只给我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永远离开了我们。小河的水绵绵不尽地流淌，就像母亲的恩情、我的眼泪。

老来闲居，虽生何聊赖，总想写些什么以慰风尘，不然何以遣有涯之余生。略加思索，“玩石”二字跃然而出。我这辈子不知是因何机缘际会，钟情于石头，渐渐玩石成瘾而不能自拔。石头说来是大自然最普通的物质，多到俯拾皆是并不稀罕。但它对于人类又是那么重要而须臾不可离。从传说中的洪荒时代女娲炼石补天，造化万物，到“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人类早期曾经历过一段漫长的石器时代。

我对于石头的认识大约始于当年上山下乡离开上海来到大兴安岭黑龙江畔之时。在那里我看到了大城市从未见过的迤邐山脉和岩石，大至壁立千仞的砾子，小至田间的石头嘎吱，还有黑龙江滩边无数的鹅卵石，夹杂着些许半透明的玛瑙。我们还曾在塔河修铁路，炸山放炮取石头用于铺路基。我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那时我刚从历史专业进入新兴的旅游领域。记得第一次在江岸边捡石头是参加北大吴必虎教授领衔的四川乐山旅游总体规划时，在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交汇处的一个浅滩上堆满了石头，我与同去的研究生一时兴起，在那里爬上爬下，看到有纹理的石头就捡，甄别选择，捡了扔，扔了捡，乐此不疲！最后还是百里挑一，带回来几块自己喜欢的石头，其中有绿色的葡萄纹石和凸显小荷才露尖角的水冲石。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赏石界分类的长江画面石。以后又在安徽宣城考察时在河里捡过石头，不嫌其重，必带回家。可惜那时还不知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心态决定你的形态。

那天一定自带了保温杯，自然，我也能读出这个“智慧”的言外之意。

这些年来，数字化生活对银发一族的影响特别大，它让不同的人释放出爱美、爱玩、爱吃、爱生活的精气神。我特别佩服杨浦区有个社会福利院，在被疫情蒙上阴影的日子里，他们竟别出心裁地让爷爷奶奶扮成世界名画里的角色，92岁的老奶奶扮成了“编花环的女孩”，还有的奶奶成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当这些名画里的角色在网络上一亮相后，我们打心眼里都会高呼：潮！这种“潮”也在影响着渐渐老去的一代：优雅而开心地老去是我们的目标！耄耋老人尚能玩出“潮范儿”，何况比他们年轻的阿姨爷叔。趁腿脚还利索，哪有好吃好玩好看的，只等志同道合者在群里吹响集结号。的确，退休后的阿姨爷叔有钱有闲，他们怎会疏漏在新地标展示自我的机会？

那天在公交车上听两位阿姨对话去北外滩来福士的感受，一位阿姨说：现在的上海真是好，到东到西都能聚会，就像家会的会客厅。那像前几年，能随便坐坐的地方少，好不容易找到个地方坐坐，会员按道理还可以免费享用饮

料的，但左也是白眼，右也是白眼，弄得人浑身不惬意，好像是为了占便宜来的，后来再也不去了……阿姨说得真好，如今，上海这座城市的公共会客厅比比皆是，太古里不也是其中之一？它开放的空间，它提供的开水都在对银发族“投其所好”，这是商家的聪明之举——不忽视老年人。银发族是个庞大的群体，有他们聚集的地方就有流量，他们在朋友圈里晒的张张照片和评论岂不是在替商家做着无偿的广告？阿姨爷叔的印象好了，自然会影响到儿女，何愁年轻人不去光顾？

点开微信，我对朋友说：约吧，我也去潮一把。

“扬鞭骤急白汗流，弄影行骄碧蹄碎。”鞭子是一种驱牲牲畜的用具，几乎和驯马的历史一样悠久。公元前2000年，在亚洲草原牧民中，鞭子是不可或缺的赛马工具，鞭子的质量及挥鞭技巧直接影响到本族的威望、荣誉和地位。但鞭策时一般不许抽马肚子，所谓“鞭不及腹”是也，后来比喻力所不及。至今在各地乡村，凡有马车、牛车、驴车的地方，鞭子仍是赶车人手中的重要家伙，不过驾车人挥鞭并非真抽打牲畜，而是将鞭子抽得啪啪作响，一则让拉车的牲畜使劲，二则和迎面驶来的车

辆打个招呼，以免相撞。

随着阶级的分化，驱牲牲畜的鞭子开始挥到人的身上，成为一种刑具。但在有些国家的法典中有规定，用鞭刑时，鞭打的次数不超过40下。在古罗马，有“鞭不上自由民”之说。

九·一八事变以后，有一出著名的抗日活报剧，名字就叫《放下你的鞭子》，说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父女流亡到关内，女儿因饥饿无力卖唱，老父便以鞭子抽打女儿。一名工人看不过去，挺身而出，喝令老父：“放下你的鞭子！”

时至今日，鞭子的角色也有了异化，鞭技成了一种艺术。1972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集体鞭技赢得了观众的喝彩。舞鞭者列成横队，每一列有7、9或11人，各列所持鞭子的长短不同，随着指挥的号令顺次扬鞭，奏出声调不同的“交响乐”。演奏这种响鞭乐曲必须有手上功夫和节奏感。练习时，为了防备抽到自己头上，或许还要在头上套个铁皮筒呢。至于杂技团里的鞭技节目，自然就更为精彩，更为惊心动魄了。

出，喝令老父：“放下你的鞭子！”

先多以藤条、牛皮或鲸骨等作为主要材料，但也不乏稀奇古怪的用料。有一种河马鞭，系用河马皮敲制而成，此鞭不用于打人，而是一种权势的象征，过去土耳其税务官的办公室往往挂有这种鞭子。鞭子落在牲畜身上——驱赶，鞭子落在人身上——权势。呼呼作响的鞭子，多少世纪以来，竟驱赶过天下。

在人生的旅途中有两个决定能让人走得更远，一个是前进，一个是转弯。前进需要莫大的勇气，而转弯则需要更高的智慧。

诗仙李白本一心为官，但多次应举落榜，只得另寻他路。他在四处游历的同时无意发现了自己的“诗文”特长，造就了那空前绝后的诗仙李白。李白的官路受阻而转弯发现了诗文才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直道可跑马，曲径能通幽”的转弯智慧呢？

我曾经极羡慕小号手，羡慕他们能与音乐共舞同欢。于是，我报了一个小号班。第一次上课时，老师讲解了许多有关音域的理论知识和小号的吹奏方式，我急切地抓起号柄有模有样，一板一眼，依葫芦画瓢地吹奏起来。可无论怎么努力地鼓着腮帮子吹，气音总是比别人短一截，显得尤为突兀。慢慢地，老师发现了我的问题，让我去测肺活量。我深吸了一口气，使劲儿往小孔里吹气，那机器上的数字跳到900时便停住了，无论我如何捏紧拳头，为自己提气。先天条件就似一盆冷水，一下子浇灭了我的热情。在朋友和长辈的鼓励下，我转学了钢琴，转弯，换条路。如今的我，随钢琴一起度过了十年的欢乐时光，达到了业余的最高水准。这一切成就，都源于“转弯”的智慧，我也完成了我的“音乐梦想”！

路的旁边也是路。不一样的路途，也许风景更加旖旎，懂得转弯，你或许可以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会有更意想不到的收获。

家门口的小河

杜秉新

我的家乡江苏海门，沿江靠海，沟河交织。老家门口向南不足百米，就有一条小横河，寂寂无名，但在我心里却有着深刻的记忆。从记事起，这条小横河弯弯曲曲连通着界牌河和八匡河，东西两端人居较多，中间人烟稀少，两岸芦苇丛生。上世纪70年代，冬季兴修水利，开挖小横河，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场面壮观。劳动者衣着单薄，在冰天寒的污泥中大多数人赤脚干活。早晨他们带了黄玉米粉煮的饭，先放我家。母亲和善，人缘好，中午，她总是烧一把柴火，温热他们的饭，并炒了家里的大头菜盐齏，给他们拌饭。因为一身泥巴，他们就弄一把干稻草坐在屋檐下吃，母亲把凳子让他们坐，我们只能站着吃饭，母亲就这样教育我们善待别人！夏天来临，开挖后的小横河成了少时的天堂，我们在小河里学会了游泳，也学会了捞河蚌、捉螃蟹。玩的时候常常忘了吃饭，母亲就到河边找我，但从不打骂，只说我要晒成“走油和尚”了。上中学时，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不起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学习负担和日常开销，开始种植韭菜，经过春、夏、秋三季的精耕细作，冬季的韭菜才值钱。那时没有暖气，气温都在零下，上午刨开冻土，把韭菜挖出，午后敲开冰封的小河，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清洗，母亲的手红肿，冻裂了，钻心的疼痛从不诉说，一根根韭菜都是心血凝结的金丝银线！刮风下雪都不停歇，这样的日子持续二十多年。母亲用勤劳勇敢的双手养育了我们。半个世纪以来，家乡变化很大，小横河依然流淌，母亲的恩情依旧浓烈。每次回家，母亲总会到小横河边守候，离开时总会殷切地送到路口，满眼的关怀和温暖，让我心里塞满了不舍和想念。由于疫情防控，这两年很少回家，思念亦深，可天不遂人愿！九月知道母亲病痛，立即就医，肿瘤已侵犯母亲身体，如晴空霹雳！在上海医院尽力救治，希望能减轻母亲病痛，延续生命！可母亲只给我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永远离开了我们。小河的水绵绵不尽地流淌，就像母亲的恩情、我的眼泪。



夜光杯

道其实那里真正的名石是色白如雪的宣石。自此，我一发不可收，每到一地都会去探访当地好看的石头。于是从捡石升级为购石，各地的花鸟奇石市场没少去。在贵州去青岩古镇的路上，曾购得一方如瓷枕般的虎纹罗甸石，足有几公斤重，竟然随身坐航班带回。在号称天下石都的柳州，参观巨大丰盛的奇石博物馆，真是大开眼界。柳州红水河盛产大化石与彩陶石，造型硕大，奇美无比。柳州淘石令我流连忘返，甚至忘记时间，我也觉得几方小型的水冲石，才知产地价格不菲。在灵璧石产地宿州奇石一条街，发现一方磐石造型如鲸鱼又似狮首鱼尾像，当即买下，至今一直供于住家厅堂，不无得意。当然也有遗憾，那次购石回来刚出火

玩石 张文建

车站，另外一方灵璧石因太重从蛇皮袋脱出，当即摔碎。拜旅游之赐，我行于祖国大地，在新疆见识水化石，在内蒙古寻找戈壁石，在甘肃幸遇洮河石，在山东喜得红丝石，在安徽收获歙砚等等，这样于游玩中觅石寻宝的例子比比皆是。颠沛往复，似曾相识，也许这就是我与石头最初的缘。要探究玩石的心理因素，其实还是人的返璞归真的精神需求与审美情趣。曾经有过那么密切接触自然而后又囿于城市而不得亲近自然时，往往会寄物以求情志，而石头恰是大自然的精灵，此时如觅得一心仪之美石，“虽一拳之小，亦能尽藏千岩之秀”。正如宋人李弥逊所言，“今一旦得是数山，坐四方之胜，岂不幸哉。吾将寓形其间，而与之俯仰上下。不知我之在丘壑，丘壑之在我也”。

知苑新语

陈钰鹏

鞭子的用途

有一种智慧叫转弯

孙澜菲

有一种智慧叫转弯

七夕会

七夕会